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四十九回 徐鳴皋智料奸謀 李自然發兵遣將

話說鄭元龍去後，眾英雄商議如何準備。羅季芳道：“你們不要忙。等他來捉拿時，殺他個片甲不回，索性殺進城去，把寧王殺了，大家走他娘！”鳴皋道：“匹夫，不用你多言，卻看如此容易。無論王府之中，也有一班勇士，非比尋常，難以必勝；目今奸王反情雖露，朝廷未知，殺了縣令，尚且屠城，何況他王親國戚，怕你逃到那裏去？就算我與你都走了，卻不有累八弟？”徐慶道：“只須你我三人並狄賢弟徒避開，其餘他們未見過面，都不認識的，將來不過一場相打官司罷了。”湘帆正恐他們一齊去了，便道：“三兄之言有理。此去東南十里，地名馬家村上，有個教師馬金標，為人仗義疏財，小弟幼年曾拜他為師過的。他也有些家業，而且房屋寬大，盡可盤桓。江湖上的九流三教，跑馬賣解，耍拳弄棍的，來到江西，無不先去投奔他，因此他府上常有諸色人等出入。大哥們住在那裏，十分安穩。待小弟寫信一封，命家僮相送大哥等去。且住半月十日，再作道理。楊兄、包弟、徐壽，在此相伴小弟的寂寞。如此可好？”鳴皋道：“也好。但據我看來，萬一事機決裂，有累周賢弟，如何是好？”湘帆道：“這也天命，何必過慮？”鳴皋道：“不然。常言人定勝天，又雲謀事在人，豈可知而不備乎？”遂叮囑湘帆幾句言語，湘帆點頭道是。即時趕到自己店鋪中，見了胞弟，把以上情節說明了。立刻叫漆匠當夜趕做招牌、圖章，改換別姓店號，店內往來賬簿，一齊換了。只說半月之前，盤與別人頂替。湘帆回到家中，把細軟重價物件，裝了十余只大皮箱，當夜收拾停當。一到天明，僱了幾乘車子，送奄子到岳母家中去了。然後鳴皋同了季芳、徐慶、洪道、王能、李武，一行六位，眾英雄起身。湘帆即命家僮帶了書信，相送徐大爺等到馬家村金標家中而去。我且丟過一邊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鄭元龍一馬進城時，已日落西山，依舊進了後門，把馬系好。走到外邊，恰好李自然回府，便叫元龍到各武將衙門，發下傳單，明日一早到軍師府聽令。

到了來朝，軍師府大開轅門，大堂上打起三通聚將鼓來。那一班武將個個頂盔貫甲，一齊都到大堂上伺候。只聽得點子三聲，李自然升帳，諸將各各上前參見，站立兩旁。

自然道：“鄴將軍，貴門生鐵教頭與黃三保，被周湘帆聘來江南人所斬。貧道細問形蹤，料想必是兇徒，一定無差。昨日奏明王爺，奉旨掩捕。將軍帶領一兀人馬，並眼線人等，人銜枚，馬摘鈴，悄悄的將周家圍住。將軍從前門而進，拿捉凶徒，務在必獲。”即命錢玉、佟環協助。鄴天慶領命，隨同錢、佟二將去準備兵馬去了。自然又命雷大春引領五百人馬，去守住周家後門，倘有強徒逃出，勿得放過一人。即命徐定標、曹文龍協助。雷大春領命，同了徐、曹二將去了。--乃這徐、曹二將，昔年在揚州李家做過教師，近來投到王府，做個偏將。--自然又命殷飛紅帶領五百人馬，並眼線人等，去周家東南上二里之遙，地名三岔口，三路往來要道，埋伏樹林之內，強徒如有漏網，必從此路而走，切勿放過一人。即命董天鵬、薛大慶協助。殷飛紅領命，同了董、薛二將去了。自然又命鐵昂、黃三保二人，把周家店鋪家業，一並封鎖抄襲，不得有誤。

鐵、黃二人得了這個美差，欣然而去。李自然分撥已畢，自以為手到擒拿，坐待逸獲，隨即退到裏邊，眾將各回府第。

且說鄴天慶在教場點齊兵馬，會同眾將，悄然起行。路上旗幟招展，甲冑鮮明，隊伍整嚴，刀槍耀目。不多時已到周家，各依將令行事。殷飛紅同了董天鵬、薛大慶，領著五百步兵，先去三岔口埋伏。雷大春與徐定標、曹文龍，把五百軍兵屯扎後門外，守得水泄不通。

鄴天慶同錢玉、佟環到了周家門首，吩咐將房屋團圍圍住。一聲令下，眾三軍發一聲喊，把周家圍得鐵桶一般，便叫：“徒弟們，隨我進去！”鐵昂、三保先進門來，大叫：“周湘帆，出來見我！”湘帆早已得信，知曉官兵果然來了，也不慌忙，從容走到外邊，喝道：“我姓周的在此，你卻待怎的？”鄴天慶走上前來，道：“周湘帆，我們今日非為別事而來，只因奉了軍師將令，特枋訪昔年江南一班越獄脫逃的凶手，只要驚動府上柑看一過。若言昨日廝打之事，再也休題。只要沒得奸細，萬事罷了；若有奸細時，可早早獻出，還可恕你不知之罪。若待搜了出來，悔之晚矣。”湘帆見鄴天慶循循有理，便道：“邱大將軍說那裏話來，想周某怎敢容畜匪人？若說江南人，雖有一個施客人，卻是蘇州城內開張碗店的東家，乃十多年的主顧了。其余連江南人多沒有，怎說奸細？”隨同了鄴天慶、鐵昂、黃三保、錢玉、佟環一班武將，一路來到裏邊，逐人盤問，多是家人仆婦。直到書房，楊小舫、包行恭二人坐在裏邊。

看官，包行恭雖是江南人，只因在長安數年，變成一口陝西說話。徐壽亦是江南人，他十三歲跟了海鷗子遍游天下，各處說話都能講得。方纔雜在家僮裏面，因此更加柑問不出。鄴天慶盤問楊小舫根底，小舫道：“在下姓施，名子卿，一向碗業為生，小店開設蘇州城內。與湘帆交往久年，今來結算帳目，並且要定燒貨物。”說得有憑有據。鄴天慶暗想：“軍師原系臆料之事，又無憑據，真乃捕風捉影，虛動干戈。你看有甚奸細在此？”

正欲同眾人回轉，只見部下副將錢玉，指著這位姓施的喝道：“你這廝明明是楊小舫，正是徐鶴、羅德的一黨，還要抵賴麼？”湘帆、行恭、小舫聽了，俱皆吃了一驚。

小舫細看此人，有些面善。你道這錢玉是誰？卻原來就是金山寺知客僧至剛。他俗家名姓原叫錢玉，後來破了金山寺，寧王畜在手下，叫他還俗的，所以他認得小舫。小舫心中暗想：“這廝聲音面貌，莫非金山寺的知客，那時被他漏網？”只是口內不肯應承。

正在強辯，鄴天慶道：“你也不必爭論，見了王爺，面奏虛實便了。”吩咐手下，把湘帆家主仆人等一齊拿下。湘帆道：“我有何罪，將我全家拿了？”鄴天慶道：“你無罪時，王爺自然放你。俺們奉旨而來，你須怪我不得。”手下的部曲牙將，把家僮等一一捆綁，錢玉、佟環、鐵昂、三保，一齊上前來拿他三人。

包行恭早已大怒，到此時那裏按捺得下，把腰內寶劍扯在手中。楊小舫也把雌雄劍出匣。周湘帆見他二人已出兵器，料想今日只得動手，亦將軍刀拔出鞘來。三人一齊上前迎敵。鄴天慶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們想拒敵麼？今日任你英雄，插翅也飛不出天羅地網！”提著扑刀，正要動手，忽見一個家僮模樣，渾身黑服，手執單刀，從裏邊竄將出來，如一道黑光，一刀已到。天慶何等眼明手快，便把手中扑刀向上撩去。那人趁他勢力，飛身上瓦房。鄴天慶便叫：“錢玉、佟環，快上去擒他下來！”錢、佟二將應聲而上，三人在屋面上廝殺。鄴天慶因為鐵昂、三保身上有傷，叫他們把守大門，自己獨戰三人。包行恭暗想：“我等三個殺他一個，難道傷他不得？”那知鄴天慶的工夫比眾不同。你若氣力平常，他也不過如此；你的氣力越大，他對付你越利害。故此他有耐戰之功，能戰幾日幾夜身不疲乏的本領。帆湘與行恭、小舫如走馬燈一般，把鄴天慶圍在庭心，各人拚命廝殺。那知他不慌不忙，越戰越勇，一刀緊一刀，一刀快一刀。殺到後來十合之外，猶如風卷殘雲，但覺一團白光，呼呼風響，好似幾百把扑刀一齊砍來，使人沒處招架。殺得三人汗流浹背，莫說要想還手，連存身之地都沒有，只得東竄西跳，躲避不遑。包行恭知道不佳，觀個空閑，將身向大門內竄將出去，猶如一個流星，在鐵昂頭上而過。不知可能出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